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主编：姚海军

美国普林兹文学奖获奖作品

轨迹奖获奖作品

美国国家图书奖提名作品

安德烈·诺顿奖提名作品

美国图书馆协会推荐青少年十佳小说

拆船工

Ship Breaker

【美】保罗·巴加卢皮 著

陈首为 译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美国普林兹文学奖作品
轨迹奖获奖作品

拆船工

Ship Breaker

【美】保罗·巴奇加卢皮 著
陈首为 译

SHIP BREAKER by PAOLO BACIGALUPI
Copyright: © 2009 BY PAOLO BACIGALUPI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ARTHA MILLARD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4 SCIENCE FICTION WORL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拆船工/[美]巴奇加卢皮 著; 陈首为 译.

- 成都: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7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ISBN 978-7-5364-7898-5

I. 拆… II. ①巴… ②陈… III. 科学幻想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3391号

图进字 28-2011-151号

世界科幻大师丛书 拆 船 工

出 品 人	钱丹凝
丛书主编	姚海军
著 者	[美]保罗·巴奇加卢皮
译 者	陈首为
责任编辑	宋 齐 姚海军
特约编辑	李克勤
封面插画	鲨鱼丹
封面设计	刘锦枫
版面设计	刘锦枫
责任出版	欧晓春
出版发行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610031
成品尺寸	140mm×203mm
印 张	7.625
字 数	160千
插 页	2
印 刷	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年7月成都第一版
印 次	2014年7月成都第一次印刷
定 价	20.00元

ISBN 978-7-5364-7898-5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

■本书如有缺页、破损、装订错误,请寄回印刷厂调换。

内勒吃力地爬过一条维修管道，同时扯动着固定在内壁上的铜线。铜线开始松动，古旧的石棉纤维和老鼠屎在空气中飘浮起来。他向管道深处继续爬行，将更多用铝制U形钉固定的铜线扯下。扯落的U形钉撞击着狭窄的金属管道，叮当作响，跟祭祀拾荒之神时投掷硬币发出的声音一样。内勒将已收集到的铜线塞入挂在腰间的皮包，急切地搜寻着更多发出暗淡金属光泽的铜线。他又扯下一截一米来长的珍贵铜线，一团尘雾腾起，弥漫开来。

额头涂抹的发光涂料发出微弱的绿色磷光，照亮了这段管道。汗水和着污泥顺着过滤面罩的边缘流淌着，刺痛了他的眼睛。他用一只结了疤的手小心翼翼地擦掉汗水，同时避免擦到发光涂料。令人发痒的涂料简直快让他疯掉了，可他又不想费力在一片漆黑中找到离开这个迷宫般管道的出路，便任凭额头继续发痒，再次打量着目前的处境。

生锈的钢铁管道在头顶向前延伸着，消失在远处的黑暗中——只有重工才会与这些管道打交道。内勒留意着那些轻巧的玩意儿：铜线、铝、镍和钢夹。他只需将它们塞进皮袋，带出管道，交给等在外面的轻工即可。

内勒打算继续朝深处进发，但一转身，头就撞到了管道的顶部。撞击激起巨大的回声，仿佛置身一口基督教堂的大钟内部。

尽管戴着过滤面罩，但密封不严的边缘还是让掉落的灰尘钻进了他的头发，引起他一阵咳嗽和喷嚏，眼泪都呛了出来。他扯下面罩，擦干净脸，再重新罩住口鼻，希望这次能密封好，但他知道希望不大。

面罩是父亲传下来的。它的尺寸与内勒的脸型不匹配，所以从来无法密封完好，而且戴上会发痒，但这是内勒唯一的面罩。在它的一侧刻着一行褪色的字：使用四十小时后请扔掉。但内勒没有多余的面罩，而且其他人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他还算幸运。面罩的超细纤维材料由于在海水中反复擦洗已经开始融解了。

他的女工友斯罗丝每次见他擦洗这个面罩都会取笑他，还问他为什么非得戴上面罩才能干活，因为她觉得，在这地狱般的管道中工作，戴面罩只会更热和更难受。她会说，根本就没这必要嘛。有时，内勒也会赞同她的说法，但皮玛的母亲曾告诫他和皮玛，无论如何也要戴上面罩工作，因为每当她将面罩浸泡在海水中时，过滤网中都会流出大量的黑色污泥。皮玛的母亲说，正是这个面罩阻止了这些污泥进入你们的肺部。所以，内勒总是戴着它，即使被他的呼吸润湿的过滤纤维网已经堵塞，每次呼吸到潮湿的热空气都让他透不过气来，他依然不会将其摘下。

一个声音传入管道中：“搞到铜线了？”

是斯罗丝的声音。她正在管道外面等待着。

“快了！”内勒顺着管道继续向前攀爬了一小段距离，将更多的铜线从U形钉中扯下来。管道还很长，但他已经有所收获。接下来，他用工用小刀背面的锯齿状刀刃割断了手中这段铜线。

“完事儿了！”他大声喊道。

斯罗丝回应道：“明白！”

铜线开始在他身边游走，在这狭窄的空间里贴着管道内壁滑行，扬起一片灰尘。在管道外面，斯罗丝正用曲柄转动着轮盘，将

铜线从管道中拉出,就像从陈氏饭馆的汤碗中捞出米线那样。她的皮肤渗出了晶莹的汗珠,金黄色的头发湿漉漉地沾在脸上。

内勒拿出小刀,将巴皮的轻工标记刻在剪断电线的地方。这个标记跟他脸颊上的旋涡状文身很相似。这个文身是他的工作标志,表明他是巴皮的手下。内勒取出一些粉末状涂料,和着唾沫用手掌揉搓,然后涂抹在那个标记上。这样一来,即使在远处,也能看见那个标记发出的荧光。接着,他用手指蘸上剩下的涂料在那个标记下方写下一串脑子里的数字:LC57-1844。这是巴皮的许可代码。虽说现在没人会来争夺这片领地,但做上标记总要好一些。

内勒收集齐余下的U形钉,手脚并用地在管道中爬动着,绕开那些快坍塌的地段,调集所有的感官来判断管道崩塌的可能性。他只听见管道中回荡着自己撞击内壁发出的声音。

微暗的磷光照亮了前方的路,只见铜质电缆像爬行的蛇一样滑向前方。内勒在管道里爬行着,发现地上有很多老鼠干尸以及鼠穴。即使在这个古旧油轮的内部,老鼠依然存在过,但很早以前就死了。地上还出现了很多细小的猫骨和鸟骨,空气中漂浮着鸟的羽毛和动物的绒毛。即使与外部世界距离已如此之近,这段管道仍免不了成为各类走失动物的坟地。

头顶是炫目的阳光,内勒朝光明爬去,眯起了眼睛,心想,生命神教所谓的重生大概就是这番景象吧。终于,他钻出了管道,回到了滚烫的甲板。

他摘下面罩,大口喘着气。

他沉浸在耀眼的热带阳光和富含海盐气味的微风中。在他四周,形形色色的男女忙碌着。这些男男女女带着长柄大锤与铁片的撞击声,穿行在这艘古老的油轮上,而他们的工作就是将其拆卸成碎片。重工用乙炔燃烧器将铁板从船身剥离,然后让这些铁板像一片片棕榈叶一样借助海水漂上沙滩。沙滩上的工人则将浪头

上的铁板拖上岸。像内勒这样的轻工则负责拆卸船上轻巧的部件,如铜、黄铜、镍、铝和不锈钢等。还有一些人负责寻找隐蔽的汽油和储油箱,并将那些珍贵的液体装入桶中带出来。工人们就像一群在巢穴中不停忙碌的蚂蚁,努力寻找这艘即将报废轮船上的可用之材,让它们重见天日。

“可用了不少时间。”斯罗丝说。

她用铁锤击打着轮盘的紧固夹,使其从旋转轴心上脱落,苍白的皮肤在阳光下泛着微光,红扑扑的脸颊映衬着旋涡状的黑色文身,汗水顺着脖子淌下来。她有一头金黄色头发,剪得跟内勒一样短,是为了防止头发卡进机械设备的细缝以及各种旋转部件里。

“我进了很深的地方。”内勒说,“里头的电线真不少,花了我不少时间。”

“你总是有借口。”

“别抱怨了吧。我们会完成任务的。”

“最好如此。”斯罗丝说,“巴皮说又有一个轻工在等着抢我们的饭碗。”

内勒脸色突变,“真让人吃惊。”

“没错。现在的光景太好了,不可能长久的。帮我个忙。”

内勒来到转盘的另一侧。他们喘着粗气,将转盘从轴心上卸下来,合力使转盘朝一侧翻倒在生锈的甲板上,发出哐当一声响。

他俩肩并肩,倾身靠在这个重物上,双腿弯曲着,牙齿紧咬。在他们的用力推动下,转盘开始缓缓滚动了。被太阳久晒的甲板烫着内勒的光脚。船身的倾斜让推动这样的重物变得异常艰难,但在他们的同心协力之下,转盘还是缓缓地滚动向前,发出隆隆的声响,碾过起泡的防腐油漆和破旧的金属甲板。

站在甲板上,可以看到金沙海滩向远方延伸。那是一片广袤的沙海,加上点缀其间的片片水洼。沙滩上停靠着若干报废的油

轮和货船,其中某些船只还完好无损,仿佛那些疯狂的船长头脑发热般地将上千米长的轮船驶上沙滩后就拍屁股走人了,还有一些轮船的外壳已经剥落,锈迹斑斑的船梁骨架暴露在外。它们就像一块块切好的鱼肉,摆在那里:这儿一座瞭望塔,那儿一间船员宿舍,其中一艘油轮的船头直直地指向天空。

仿佛是拾荒之神降临这些巨轮,这里砍一斧,那里劈一刀,将这些巨大的铁家伙切成碎片,然后将“尸体”满不在乎地抛撒得到处都是。无论这些船停在哪儿,像内勒这样的拆船工都会像苍蝇一样一拥而上,将它们剥皮抽筋,然后将拆下的废料拖上沙滩,在废品秤上称重,最后送到回收熔炉里锻造。劳森·卡尔森公司每周七天、每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锻造并回收这些废料,从拆船工的血汗中谋利。

内勒和斯罗丝喘着粗气,靠在粗大的轮盘上休息。内勒擦掉流进眼睛的汗水。远方的地平线上,曾经被石油污染的海水已经变蓝,映衬着天空的颜色,反射着阳光。海滩上的熔炉冒出大量烟雾,将内勒笼罩其中,但透过烟雾,他还是能看见若干崭新的船帆。同他和工友们整天忙着拆卸的、以煤炭和汽油为燃料的巨大的轮船相比,快速帆船完全是另一番图景:洁白如海鸥的船帆,碳纤维材质的船身,只比磁悬浮列车稍慢的速度。

内勒看着一艘帆船正乘风破浪。帆船船身富有光泽,航行速度极快,没有任何船只能追上它。内勒身旁这个轮盘上的铜很有可能就会由这样的快速帆船运送到其他地方。到那个地方后,首先得由火车将铜运送到奥尔良,然后才转运到快速帆船的货舱里,最后再横越大洋运送到有钱购买这些废料的个人或国家那里。

巴皮有一张产自利伯斯金,布朗&默罕拉杰公司的快速帆船的海报,贴在他那张可重复使用的挂历上。海报上画着一艘快速帆船,正上方有一顶飞翔在高空的滑翔伞。巴皮说这种滑翔伞能飞

到急流的高度,带动快速帆船以超过五十五节的速度在平静的海面上飞驰,展开的水翼能将船体托出水面,将海浪撕开,劈波斩浪地直达非洲、印度、欧洲以及日本。

内勒贪婪地注视着远方的帆船,想象着它们的目的地,盼望着自己能拥有一艘帆船,比这些帆船还棒。

“内勒! 斯罗丝! 你们去什么鬼地方了?”

内勒从幻想中回过神来,看见皮玛正站在油轮的下甲板上朝他们挥手,看上去有些恼怒。

“小子,我们正等着你呢!”

“工头在监视咱们呢。”斯罗丝咕哝道。

内勒露出痛苦的表情。皮玛是他们中年龄最大的,这使得她颇有些颐指气使。即使和皮玛是老朋友了,但如果没有完成生产指标,她还是会翻脸不认人的。

内勒和斯罗丝将注意力重新放到这个轮盘上。他们又继续吭哧吭哧地让它沿着变形的甲板滚到一辆原始的吊车旁,然后用吊车上锈迹斑斑的铁钩钩住轮盘,再抓住吊索,跳到轮盘上,随着它一起上升,摇摇晃晃地打着旋儿吊到下甲板上。

一停靠下甲板,皮玛和其余的工人便立刻围拢上来,卸下轮盘,再将其滚动到安装在船首的剥离装置处。由废弃电线剥离出的长长的绝缘外皮和闪闪发亮的铜丝卷在甲板上随处可见。人们小心翼翼地将它们堆叠起来,并打上巴皮的轻工标记,也就是工人们脸颊上都文着的那个旋涡状疤痕。

人们开始剥掉内勒刚刚收集到的电缆上的绝缘皮,每人负责一段。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团队合作,所以动作迅捷。皮玛个头最高,虽然还是个小姑娘,但看上去却十足一个成年人,身材敦实。斯罗丝则是皮包骨头,脸色苍白,顶着一头脏兮兮的金发,白皙的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几乎要褪下一层皮来。等内勒身体长

开以后，她就是下一个管道工。月亮女孩的皮肤是糙米的颜色，她的母亲是妓女，得了痢疾，腹泻时死去了。她虽然是一名轻工，但比其他船员都卖力，因为她知道不努力工作的后果。她的耳朵、嘴唇和鼻子上穿着废弃的钢丝，期望这些钢丝能保佑她逃离母亲的悲惨结局。嘀嗒是个近视眼，老是眯着眼睛到处瞅，皮肤几乎跟皮玛一样黑，却远不如她聪明，但只要你告诉他工作步骤，他干起活来倒是飞快，而且，他从不感到厌倦。佩利是印度人，喜欢给人们讲述湿婆神、迦梨和乞哩什那神的故事。他很幸运，父母亲健在，做着油料回收的工作。佩利长着一头黑发，皮肤是热带地区的人那种深色皮肤，在一次事故中，由于触碰到缠索轮，他一只手上永远地失去了三根指头。

有的人，比如佩利，知道自己的身份和籍贯。皮玛知道自己的母亲来自墨西哥湾上最后一个群岛。佩利告诉所有愿意听他讲话的人，他是纯种印度人，彻彻底底的印度马尔瓦尔人。甚至斯罗丝也知道自己是爱尔兰人。但内勒不一样，他对自己来自何方完全不知情。他棕色的皮肤和黑色的头发遗传自死去的母亲，但那双古怪的淡蓝色眼睛又像他的父亲，简直是各种血统的糅合。

佩利曾经看了一眼内勒的淡蓝色眼睛，然后宣称他是魔鬼的后代。佩利一直都喜欢编造这样的故事。他还说皮玛是迦梨的转生，并说这是为什么她的皮肤会如此之黑，也解释了当工人没有完成生产指标时她会如此刻薄的原因。事实上，内勒的确遗传了父亲的眼睛以及瘦而结实的体格，而他的父亲理查德·洛佩兹无疑是个魔鬼，没人可以否认这一点。没喝酒时，他是个疯子；喝醉了酒，他就是个魔鬼。

内勒解下一段电线，蹲在酷热的甲板上，用钳子在电线上夹出印痕，然后绞下一截绝缘皮，露出了里面闪闪发亮的铜线。

他重复着这样的活计。

皮玛蹲在他身旁，手中也做着同样的活，“这次可花了不少时间。”

内勒耸耸肩，“近一点的电线早就取走了，要走很长一段路才找得到。”

“你总是这个借口。”

“那你去管子里试试。”

“我可以去。”斯罗丝自告奋勇。

内勒轻蔑地看了她一眼。佩利哼了一声，“你不具备兽人的感官能力，只会像杰克逊男孩那样迷路的。那样的话，我们什么货也得不到。”

斯罗丝显露出不满的神情，“得了吧，佩利，我可从来没有迷过路。”

“你敢说自己在漆黑一片、一模一样的管道中不会迷路？”佩利朝船舷外吐口唾沫，却吐在了栏杆上，“‘深蓝三号’上的船员听见杰克逊男孩大声呼喊了几天，但都没能找到他。这个可怜的孩子被发现时已经成了一具干尸。”

“这种死法太恐怖了。”啫嗒说，“独自一人在黑暗中活活渴死。”

“你们两个闭嘴。”月亮女孩说，“想让死人都听见吗？”

佩利耸耸肩，“我们只是在说，内勒总是能完成指标。”

“胡说。”斯罗丝用手捋捋汗津津的金发，“我的效率是他的二十倍。”

内勒笑了，“那你去试试吧。我们倒想看看你到底能不能活着出来。”

“这个轮盘已经满了。”

“要把一个轮盘装满，对你而言绝对是个苦差事。”

皮玛拍了拍内勒的肩，“我是说真的，为了等你，我们都停工了。”

内勒直视着皮玛的眼睛，“总之，我完成了指标。如果还不满意的话，请自便。”

皮玛恼怒地撅起嘴。他们都知道内勒说了等于白说。皮玛的体型太大，脊柱、肘部以及膝盖上都有痂和伤疤。轻工的体型越小越好。大多数孩子长到十五岁时就会被踢出工人队伍，即使他们通过节食控制住了体型也不行。要不是皮玛具备优秀的领导才能，她早就被赶回到沙滩那边忍饥挨饿了。也许，再过一年，她的身体会变得足够强壮，那时就可以同其他几百号人竞争成为一名重工。但她的时间所剩无几，对于这点，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皮玛说：“如果你的父亲不那么混蛋的话，你也不会这么自以为是，你也可以成为一名工头的。”

“哦，那我倒要谢谢他了。”

如果能遗传父亲的体型的话，内勒就会永远保持目前的这种身材。他的动作会越来越熟练，但身体永远不会长大。嘀嗒的父亲说，他们中没人会长成大个子，因为他们缺乏热量。他还说，生活在沿海城市波士顿的人又高又大，有花不完的钞票和吃不完的食物，从不知饥饿的滋味。

内勒无数次地体验到前胸紧贴后背的感觉，他不禁好奇，拥有吃不完的食物是一种什么滋味。那样的话，就再也不会半夜被饿醒，发现牙齿正嚼着嘴唇，自己却在梦中幻想着吃肉。但这只是愚蠢的空想而已。波士顿给他的感觉类似基督教的天堂，也有点像拾荒之神允诺的那种安逸的生活，但前提是你得为神祇献上合适的祭品，而且只能在死后才能享受到。

无论怎样，死了之后才能得到享受。

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内勒剥下更多的绝缘外皮，扔到船的边缘。太阳炙烤着每一个人，照得皮肤发白。汗水湿透了头发，流进眼中。他们的手越来越灵活，发红的脸上，闪亮的工作标记像一个

个错综复杂的结。他们休息时说说笑笑,干起活来又一言不发,身旁堆积的铜线越来越多,等待着某个富人将其买下。

“工头来了!”

警告声从下方传来。每个人都蹲在地上,做出一副很忙的样子,等待着将要出现在栏杆附近的那个人。如果是别人的老板要来,他们不必这么紧张……

是巴皮。

巴皮气喘吁吁地翻越栏杆爬上甲板。内勒吐了吐舌头。巴皮的头发乌黑发亮,啤酒肚让他的攀爬变得十分费力,但金钱的诱惑让这家伙铆足了劲儿。

巴皮倚靠着栏杆,平息着起伏的胸膛。汗水将他的工作装——紧身短背心——浸湿。午餐——不知是咖喱还是三明治——在背心上留下黄色和棕色的污痕。单是看着这些食物残渣,内勒就止不住咽口水,但他得等到晚上才能吃上饭,所以,眼巴巴地望着这些巴皮永远不会拿出来分享的食物毫无用处。

巴皮的棕色眼珠转得飞快,仔细地观察着他们,警惕他们产生懈怠抑或不把生产任务放在心上。但实际上他们从没偷过懒。在巴皮的监督下,他们加快了工作速度,竞相向老板证明自己的价值。巴皮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所以他很清楚他们那些小算盘,以及一些偷懒的小窍门。

“你们找到什么了?”他问皮玛。

皮玛抬起头来,眯缝着眼睛看着太阳,“铜,大量的铜。内勒发现了‘慷慨’号的船员没有发现的新管道。”

巴皮露出一口白牙,有几颗门牙在以前的一场决斗中被打掉了,只剩下黑糊糊的牙洞,“有多少?”

皮玛朝内勒偏偏头,示意他说。

“目前为止大概有一百二十多公斤。”内勒估算了一下,“管道

深处还有更多。”

“是吗？”巴皮点点头，“赶紧把其余的都弄出来。剥绝缘皮不是问题，确保所有的铜线到手就行了。”他朝地平线方向望去，“劳森·卡尔森说，一场大风暴即将来临，所以我们得离开这里几天时间。你们得备足铜线，以便在沙滩上工作。”

内勒一想到要再次前往那个黑黢黢的管道就感到厌恶，但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情绪。巴皮捕捉到了他的表情。

“有什么问题吗，内勒？一场风暴就可以让你闲着不干活吗？”巴皮指向驻扎在海滩上树林边缘的工作营地，“你以为我找不到人来接替你吗？一百个都不止呢。有的孩子宁愿剜掉一只眼睛，也想来干拆船的工作。”

皮玛开始调解起来：“他没什么问题。你想要铜线，我们给你就是了，没什么。”她瞪了内勒一眼，对巴皮说，“你是我们的头儿。我向你保证，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其余的人也都点点头。内勒站起身来，将手中剩下的铜线递给啗啗。“没问题的，老板。”他跟着大伙说道。

巴皮怒视着内勒，问皮玛：“你非得给这样的人作担保？我完全可以开除他，把他扔到沙滩上去。”

“他是个称职的拆船工。”皮玛说道，“没有他的帮助，我们是无法提前完成任务的。”

“是吗？”巴皮的态度稍微缓和了些，“那好，你是工头，我就不多干涉了。”他看着内勒，“你最好小心点，小子。我知道你这类人的想法：幻想着交大运，发现一个大大的储油箱，然后一辈子衣食无忧不用工作。你那老头子就是这样的懒货，想想他的下场吧。”

内勒内心腾起一股怒火，“我从来没说过你父亲什么。”

巴皮笑了，“什么？还敢挑衅我？试试啊，像你家的老东西那样从我背后捅一刀啊！”巴皮摸着自己的小刀，“皮玛刚才还在为你

担保,但我觉得你根本不知道她有多照顾你。”

“内勒,算了吧。”皮玛有些着急,“为你父亲这样做不值得。”

巴皮咧嘴笑着,手始终摸着小刀。他俩都清楚,在这场牌局中,只有巴皮手中有王牌。内勒只好低下头,抑制住怒火。

“我保证完成任务,老板。”

巴皮狠狠地冲内勒点了点头,“比你老爸聪明。”接着,他对其余的人说,“你们都听着,时间不多了。如果你们在风暴来临前收集到足够多的铜,我会给你们奖励。又有一群轻工即将到来,我们可不能将财富白白送给他们,是吧?”

他咧开嘴笑了起来,但表情凶神恶煞。工人们纷纷点头,“绝不拱手相让。”

内勒进入了他以前从未到达过的管道深处。黑暗中看不见轻工标记的微光，地上的尘埃和老鼠屎也没有被其他管道工踩过的痕迹。

头顶有三根分离的铜线，这个幸运地发现意味着他也许可以完成巴皮制定的指标。但内勒现在的处境并不好过。他的面罩过滤网一直堵着，此次来得匆忙，也忘了重新涂抹发光涂料。在这漫无边际的黑暗中，他十分后悔。

他将更多缠绕一团的电线扯下。越往深处，管道越窄，但铜线的数量却在增加。他小心翼翼地往前移动，管道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好像在对他的重量提出抗议。鼻子里满是石油燃烧的气味。他真想放弃任务爬出这里。要是他现在就转身离开的话，二十分钟后就可以重返甲板，呼吸到清洁的空气。

但如果他没有完成指标怎么办？

巴皮已经看他看不顺眼了，斯罗丝为接替他的位置也蠢蠢欲动。她的话一直在他脑海中徘徊：“我的效率是他的二十倍。”

这是个警告，有人同他竞争了。

皮玛为他作担保也不起作用。要是内勒没能完成指标，巴皮就会在他的工作图腾上割出一道口子，然后让斯罗丝接替他。对此，皮玛一点忙也帮不上。不能创造价值的人不值得雇用。

斯罗丝虎视眈眈的话语驱使着内勒继续向前蠕动。他的手中有了越来越多的铜线。发光涂料彻底失效，他独自一人待在这黑暗中，指引方向的只有一根松松垮垮的电缆。他第一次因为可能找不到出去的路而害怕。这艘轮船是个庞然大物，是石油时代的钢铁巨鱼，堪称一座浮在水面的城市。现在，他就在这条鱼的肚子里。

杰克逊男孩死后，没人能找到他的尸体。人们听见他猛敲着船身，大声呼喊，但没人能找到通往他被困住的双壳船体的通道。一年后，重工们将一块铁皮切割开来，他那已成木乃伊的尸体一下子弹了出来，就像从薄膜包装中弹出了一粒药丸。尸体像枯叶一般干瘪，倒在甲板上时撞得叮当响，身上到处是老鼠咬噬过的痕迹。

别去想这些，不然的话，他的灵魂就会附上你的身。

管道越来越狭窄，挤压着内勒的双肩。他想象自己就像塞进瓶子的软木塞，卡在这黑暗中，永远也无法挣脱。他用力往前爬，又扯下一截铜线。

够了。简直是绰绰有余。

四周一片漆黑，内勒摸索着用小刀在管道的金属内壁上刻下巴皮的轻工标记，为将来继续前进作准备。他蜷成一个球形，膝盖抵着下巴。转身时，肘部与脊柱挤擦着管道内壁，这让他蜷缩得更紧了。他呼出一口气，尽量将瓶塞和黑暗中孤零零死去的杰克逊男孩的画面挤出大脑。空间越来越狭窄。他转过身来，听见管道发出的吱嘎声。

终于挣脱了出来，他大松一口气。

再过一年，他的身体就会长大到无法继续工作，那时，斯罗丝就会取代他。对于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他的身体也算得上瘦小了，但最终，所有孩子的身体都会长大到不能继续做轻工的工作。